

新詩獎

初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謝麗笙

新詩獎共收到四一四件來稿。分三組看稿，每組稿件未重疊。王姿雯和游善鈞同組，她表示，「參加過幾次初審，這次稍感失望。稿件大致可分兩種，一種非寫手型，感覺較外行；另一種有點底子，作者似乎有在讀詩，可惜瑕疵非常多。很多作品都是很用力要寫出像詩的文句，文詞任意排列組合，彷彿意識亂流；又或五十行裡，有一、兩個句子很不錯，但其他段不明所以。因此這次選出的作品，是文字品質合格，或題材較少人寫，至少詩中情感值得珍惜。比如我選了一首很老派的詩，雖未必能進決賽，但整首詩情感飽滿，較無瑕疵。」游善鈞指出，「多數作品平衡感不是很好，整體狀況不太成熟。主題有趣的，技巧沒有跟上；有技巧的，又沒能適當使用。參賽者很像進入叢林的小動物，看到一花一草一木，就開始寫眼中所見，可不應該是這樣。一首詩是一整片森林，要先意識到這件事，再回頭描寫沿途的一花一草一木。」他建議，「寫完後可以把整首詩念出來，不是在心中念，要真的念出來，就會發現可以有更好的寫法，甚至有些句子沒必要寫。」他也提醒，「參賽者似乎閱讀量不太夠，或缺乏可以討論的對象。技巧一定是討論跟磨練出來的，悶著頭自己寫，很難進步。」

夏夏與馬翊航同組，她表示，「我們這組的水準好壞很明顯。壞的也不是一點優點都沒有，至少都能讀見誠意，只是瑕疵多或少，生手願意嘗試也很好。有些題材好或作品部分好，可惜有明顯瑕疵，即便進入決賽，可能也沒機會獲獎。這組有三、四首和AI題材有關的詩，我們各選了一首，把

科技與人性寫到具故事性和溫暖，是我很喜歡的。」

馬翊航觀察，「除了AI，還有很多描述是和數位、科技有關。這也許跟先前獲獎作有關，部分作品有一個傾向：有一些當代情境，能賦予比較細微的觀察，以及大家普遍可以接受的情感。參賽者感受到這個『氛圍』，可能很想找出那情境是什麼，例如，它可能藏在捷運裡，藏在AI裡，或藏在網路的搜尋過程裡。總和來看，我們選進來的詩是瑕疵比較少的，在某一個面向上，例如在語詞的選擇、造境，或知識性的辯證上，有突出的亮點，就會選進來。」

曾琮琬與孫梓評同組，她認為，「我們選了滿多可以代表這個時代的詩，它們具備繼續往下發展的面向。題材很多元，且具有生活感。我覺得如今已經發展成，若你要看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作品，就在此獎。」

孫梓評表示，「我希望開一扇比較寬的門，把各種可能的作品納進來。因為這次讀到的作品，有為數不少技術成熟，主題多元的嘗試，無論是透過詩表現文字的趣味，或是傳遞思考的路徑，或是描述、記錄一種不肯或忘的感情與生命經驗，都令人感覺相當清新。換言之，寫一個政治正確的大主題，把詩寫得『法相莊嚴』、讀完很疲憊像吃了太多味精的情況並未經常出現。相反，就算寫的是『正確的主題』，寫作者也都懂得如何舉重若輕。我不太確定這是因為過去幾年此獎所累積的得獎作品，終於『軟化』了文學獎參賽者，讓大家知道，我們不一定要為了參賽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？抑或是整體寫作風氣有了『善良』的提升？」

新詩獎

複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孫梓評

張繼琳說，「這次作品含金量頗高，多數都有基本功，脫穎而出的多是因為題材多元，語法、布局、構想或意象都令人驚豔。但部分作品，詩句離題太遠，又失控沒能拉回，即使當中有很多美好而華麗的句子，也支撐不住。有幾篇是收尾匆忙，不知道是截稿日到了或爲了湊足五十行，形成敗筆。多看幾次，有時候再次閱讀才會發現礦苗，所以會調整心中喜愛的順序。有五、六首非常棒。但我還是建議想投稿的創作者，可以多閱讀歷屆決賽會議紀錄，如果你對詩的看法不太清楚，透過評審紀錄，可避開自己的盲點。既然要參賽，基本功一定要有，寫作策略等都要花一點心思。主題若太重複，就不會那麼吸引。」

凌性傑表示，「我看這一批稿子很驚喜，選了十篇，任何一篇得前三名都可以。讀詩時，我會先看有無完整意義的傳達，無論是思想或情感，能不能把最深刻的關懷放進詩的語句裡，是否具備完成度？其次，希望作者以詩的語言溝通，而非散文或小說語言，並且能形成美感。跟時下作者寫散文的狀態很像，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作品會有溝通障礙：習慣引用只有自己才懂的術語，或影視典故，在這分眾的年代，即便其同溫層也未必能理解典故意義。因此閱讀部分作品需要Google，如果查詢後還是無法理解，就會放棄。但也有人把典故用得很好。至於用註解表現的，我會略有扣分，因為這在溝

通美感上是有缺陷的。最後一點是，我能否為這首詩的好，找到合理詮釋。通常我會念出來，看是否具備音樂性，以及意象語言是否精準。若意象群組怎麼搭都很詭異，我就會放棄。」

林婉瑜表示：「此次題材非常多元，有AI和網路，生活和『我』的關係，欲望和身體和性別，鄉土回憶，城市生活（及其不適），來自部落的觀點，白色恐怖，親子，存在與神。且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，有些人也許為了參賽，刻意挑選非常宏大、帶有距離感的主題，很可喜的是，雖然讀到那麼多不同題材，創作者卻都是用一種非常忠於自我感受的方式來寫，因此不會有論述空洞或虛無的毛病，而是能誠實以對，並產生不空泛的力量。作品素質滿整齊的，幾乎每一篇，都會有兩、三段很棒的句子。在水準接近的狀況下，評審得要尋找最突出、最精準、最具力量的幾篇。」

新詩獎

決審會議側記

記錄◎孫梓評

思想先於技術

時間：二〇二四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時半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：李進文、路寒袖、零雨、鴻鴻、羅任玲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會議開始，基金會報告：本屆共收到四一四件來稿。由王姿雯、游善鈞；夏夏、馬翊航；曾琮琇、孫梓評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四十七篇進入複審。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，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，在複審時參與計票。再由複審委員林婉瑜、張繼琳、凌性傑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。決審委員公推路寒袖擔任主席，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總體意見與評審標準。

零雨：寫詩的人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要了解「節奏」的重要性。現代詩脫離古詩的格律，並不代表自由體的現代詩就不需要「節奏」。有此詩為什麼讀不下去，往往是寫詩的人不了解現代的節奏。

於是就很自然地，把詩寫成了分行的散文。「節奏」其實也是詩和散文的分野之一。而且是很重要的「之一」。在此次參賽作品中，有幾首詩就很有節奏感。其實參賽的人若懂得掌握節奏，詩就成功了一半。我之所以這樣說，是要表達：詩是多種因素的結合，不是只寫出美美的、或嚇人的句子就好。必須要靠節奏，把各個散落的句子嵌合起來。你的分段、分行、下一個字；你的空白、標點符號、甚至內在邏輯的推衍，內在衝撞的力道，都是你詩的節奏。古人說：文以氣為主，這個氣包含了作者行文的生命力，也就是以節奏造成的行進的流暢度。如果一個作者有話要說，則詩的節奏穩定、飽滿、結實。否則就拖沓、凌亂、軟弱無力。我常以此來判斷一首詩是否鮮活有勁，具有真感情。另外，詩的視角、層次、延伸力，可以展現詩的深度與廣度，也是我重要的考核方向，這次有幾篇作品，表現得相當好。

羅任玲：這次進入決審的作品，有幾點可以提出來討論。首先，我認為思想和洞見是一首詩最重要的部分，也就是思想先於技術。一個思想貧弱的作者，即使技巧再好，也不可能寫出好詩。以這次決審為例，我心目中的好作品，思想都非常深刻，也很有自己的洞見。相對的，有少數思想比較薄弱，看不出來究竟想表達什麼。其次，我也想談內在邏輯的問題。我們現在寫的，雖然是自由詩，但並不意味自由詩就不需要內在邏輯。相反的，正因為是自由詩，所以內在邏輯更重要。什麼是內在邏輯？簡單說，就是這一句和下一句究竟有什麼互動關係？為什麼這個句子或詞必須放在這裡而不是那裡？好的作品，內在邏輯都非常清楚，但也有一些詩可以看出內在邏輯是有問題的。第二是語言的乾

淨度，好的作品，語言大多自然乾淨有力量，沒有累贅的裝飾和修辭。但也有的詩裝飾過度，又捨不得拿掉。第四是線索的問題，好的詩，線索都很簡單俐落。有的詩卻線索太多，造成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況。總結來說，詩是提煉庸常，跳脫庸常的文字藝術。萬事萬物皆可寫，如何掘深思想，琢磨技術，創造自己獨特的風貌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鴻鴻：我讀詩標準很簡單：觀察其題材、主題有無開拓性。台灣現代詩傳統非常豐厚，一首詩寫出來，有沒有必要性？這首詩是否非得我寫？其次才談到技術。能進到決審的作品，技術都在一定水準以上。我非常認同來投詩獎的人，會因為缺乏安全感，而過度修辭——要多華麗才能顯示出自己的程度？過度修辭絕對是這一代寫作者必須正視的問題。

李進文：我會思索，當此獎已二十年，該選出怎樣的詩才有代表性？我著重文字的純粹，能否用乾淨的語言創造意象，這需要功力，文字愈乾淨，愈能創造出張力與留白。我也在乎讀詩的樂趣——寫詩的人可以折磨自己，但不要折磨讀者，即便爲了參賽而去執行看似高難度的寫作方式，都要考慮到這首詩的分享對象是誰，要維持「詩是要給別人讀的」的心意。最後我會著重作者是否能挑選文學獎中較少涉及的題材，作品寫出來具有開拓性，也有願意挑戰的難度。

路寒袖：我一直認爲文學是「怎麼寫」，而不是「寫什麼」。很多人參加文學獎，似乎想迎合某些獎項的內在需求，就會出現政治正確的問題。此次參賽作品題材多元，從A1到原住民議題都有包括，或也寫做爲人父跟孩子互動的喜悅。一首好的作品，結構非常重要，有些拚命在規定的篇幅中猛

塞東西，整首詩顯得油滋滋，近乎爆開，有點可惜。我很在意作品要有情感與意象的內在邏輯，若過度跳躍，斷裂感太過強烈，就會出現結構的問題。另外我也注重一首詩的音樂性與節奏感，我常說，詩是歌的血肉，旋律是詩的靈魂，如果缺乏韻律，不夠流暢，應該不會是太好的作品。

經評審協商，決議首輪投票，不分名次，各圈選五篇，結果為：

四票作品

〈按鍵〉（李進文、零雨、鴻鴻、羅任玲）

〈盆地的林相〉（李進文、零雨、鴻鴻、羅任玲）

〈丈量〉（路寒袖、零雨、鴻鴻、羅任玲）

三票作品

〈躲好了沒〉（路寒袖、鴻鴻、羅任玲）

〈昨夜——記確診癌症前一日〉（李進文、路寒袖、羅任玲）

二票作品

〈一顆八號球在洞口午睡〉（路寒袖、零雨）

〈週六晚間派對〉（李進文、零雨）

〈搜尋的結果〉（李進文、路寒袖）

一票作品

〈數學問題〉（鴻鴻）

○票作品

〈隱於市〉、〈爸爸學〉、〈時間之雨〉、〈簡單回覆〉、〈退冰〉、〈00:04，聽冷爵士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。

一票作品

〈數學問題〉

鴻鴻：因為我數學很差，讀到這首很有同感，它企圖探討教育、成長、認同等問題，寫法簡潔，有趣，整體稍嫌簡單，寫法有一點反覆，是我選擇上比較邊緣的作品。

（鴻鴻放棄此篇）

二票作品

〈一顆八號球在洞口午睡〉

零雨：此詩層次豐富，第一節和第三節，有一點「序」的性質，暗示下面將有深入描寫。地點是撞球館，時間分別是午後與深夜。主題是父親的愛與時間流逝，自然鑲嵌在段落之中。午後は寫父親

怎樣調教兒子撞球，接著有父親中年失業等辛勞，倒數第二節，來到深夜，兒子長大了，自己來撞球；最後一節，沒有說明清楚的人稱，把整個層次融合一起，點出整首詩的妙處。

路寒袖：這首詩特別之處是以撞球寫父子關係，「八」號球也有「爸爸」的諧音效果，情感上是豐富動人的，尤其倒數第二節，暗示「我」也帶著「我的小孩」來撞球，有一種傳承意味，最後一節，應是爸爸已老邁。可惜有些地方寫得不夠細緻。

鴻鴻：最後一節寫「一顆八號球在洞口午睡」有點奇怪，因為八號球本該蓄勢待發，八號球也並不是他爸爸，為何在洞口午睡？「愛以開始的架勢走回」的「愛」字稍嫌露骨。「我的父親看著年輕的自己完成拉杆」也略有過頭，可以只寫「我看著年輕時的父親」就好了。

李進文：親情描述部分，手法滿成熟的，除了「八」跟「爸爸」的諧音，母球跟子球也是一種隱喻。我也介意最後一節的寫法。既然寫「撞球」，直覺應該要有「衝撞」，父親經歷那麼多失敗，兒子卻那麼溫和，似乎還想把父親當成「模仿的對象」？若能安排情節，才會出現張力，也許透過對話，或動態的對比，但整首詩就是很流暢一直往前，到最後兩節已經失去了力氣。

羅任玲：語言可以更乾淨，句子修短，降低拖沓，有些地方似乎描寫過度，比如「父親開球的撞擊喚醒萬物的脈搏」，而這一句和下一句「父親鬆手，我們便奔赴各自的遠方」之間的關聯又是什麼呢？最後一節也顯得主詞紊亂，接續稍嫌不夠自然。

〈週六晚間派對〉

李進文：整首詩很多單詞並置，雖然有時那些單詞並無不可替代性，比較明確的是「卡戎的銀幣」指涉冥河。這些單詞雖顯隨機，但我用一種寬容心情看待，因這也能製造出閱讀空隙，我不覺得詩一定要那麼有目的性，隨機而輕鬆有何不可？作者文字靈活，把神人格化，其中也穿梭一些想法。若借用太宰治的話，這首詩要講的就是：生而為神，我很抱歉。當我們與神談論死亡，把灰暗的題材用活潑的方式表達出來。這種表達，一定可以被挑剔缺點，但其形式勝出，帶來的閱讀趣味是非常自由、充滿想像力的。

零雨：第一句就告訴我們，「我剛剛從人間搬回來」，其實他已經死了，接著寫他跟死神聊天，所以卡戎也出現了，但竟然能夠把死亡寫得這麼詼諧幽默有趣，當然一看就知道作者是夏宇的粉絲。他甚至寫了好多美美的東西，其實是要淡化死亡的威脅，表面上那些句子好像跟死亡無關，偶爾就會提醒你，你一定要死。沒辦法，（死）神太愛他了，所以死亡的威脅一直都在，而且每週都來一次。鴻鴻：這首讀起來像死亡賦格，寫得反反覆覆。而我想問：寫到四十八行，是因為徵文規定行數到了？其實可以只寫二十行，也可以寫一百行，填充一百個類似的詞也沒問題，那麼，意義到底是什麼？雖然有一點趣味，但稍嫌囉唆，就像華爾滋，一直跳一直跳，要麼愈跳愈快或跳到崩毀，但它都沒有，就是結束了，有點無法掌握作者的動機。

羅任玲：我當然同意這樣寫死亡很新鮮，而且幽默，是其優點。但三、四個一組的詞，作者總共用了十二組，這花費了多少字？如果沒有那麼多贅詞，我甚至想選這首。輕鬆應該有個限度，尤其參

加比賽，如果要交出一首成熟之作，就應刪除不必要的。事實上我嘗試把整首的三個連綴詞都刪到只剩一個，比如「我將春天搬入」或「我送給神蜂蜜／佐以羊脂」或「在冬雨中／討論電車難題」，整首詩就會清爽許多，作者塞入那麼多東西，可能因為他感覺這樣很酷？

鴻鴻：那些詞像是裝飾奏，他把它當成音樂在寫。

羅任玲：但這是詩，不是音樂。我們畢竟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，多餘的文字就會顯得披披掛掛，干擾讀者的理解。

路寒袖：我非常同意任玲，三連詞用得過於揮霍，唯一需要保留的可能只有「神道歉，擁抱我」那兩節。

李進文：鴻鴻提到賦格——如果把重複刪除，還能稱之為賦格嗎？這是「形式」上的創造，如果要追究細節，可能是有問題的。雖然這也不一定是賦格，但確實有音樂節奏之感，或許可以當它是該諧曲？不用那麼嚴肅去看它。

鴻鴻：可以明白作者是為了音樂和節奏的理由而這樣寫。若就要意義去追究，就完全贊同剛剛任玲的修改，那會使它變成一首非常乾淨透明的詩，顯然作者想走另外一條路。

〈搜尋的結果〉

李進文：在入口網站進行搜尋，試圖得到答案，是這時代很多人會做的事，但要把這行為變成一首詩，本身就有難度。此詩完成度頗高，從搜尋到進階搜尋，甚至進入歷史網頁，詩中也出現一些關

鍵字，比如「如何走出來」或「自己的名字」或「後悔」，最終才領悟「搜尋其實是一種修復」。其實搜尋的過程就是自我的探索，或許是好奇「自己」在網路大海中所占位置？當「後悔」可以跟「重生」連結，便產生一些隙縫，留給讀者思考。作者寫出了一次自我探索，當然這樣的「搜尋的結果」是從網路上得不到答案的。詩最末段可能是缺陷，用條列式表達「進階搜尋」沒問題，第一點到第三點都符合邏輯，但第四點跟第五點可以不標註數字，改以敘述作結會比較合理，因為進階搜尋不會告訴你：「不知是誰按下確認。你被傳送出去。」

路寒袖：這首詩描寫一個人在虛擬世界叩問生命到底是什麼，人生不能夠重來，當你後悔了怎麼辦？是否可能透過網路進行修復？作者有很好的思索，透過詩句表現，很動人，比如第一節最後兩句，第二節最後兩句，第三節最後幾句。無論叩問生命或提出人生疑問都寫得非常好，還提點了方向。但最後有點畫蛇添足，或許條列的五點可以全部刪除。

鴻鴻：這首詩我也滿喜歡的，把它列在心中前幾名。〈按鍵〉寫網路之神的無所不能，這首則寫人的不能，希望透過網路找到解答，反而陷入很多困難與困惑；以前留下的網路紀錄也讓他感覺後悔，是一首非常當代的詩，把當代人以為網路可以解決事情，但其實什麼都解決不了的狀態寫得非常具體。

零雨：〈按鍵〉是氣勢取勝，這首是細膩和它的哲學思考取勝，但最後一段把我們都打跑了。

羅任玲：我對這首詩部分敘述的內在邏輯感到困惑，例如，「如果只有一道門／為什麼要打開

千百次？」或「爲什麼害怕引起山崩／卻不斷丟出石頭」。山崩跟丟出石頭有什麼關聯？而結尾現有的寫法，難道就是他「搜尋的結果」嗎？

李進文：「爲什麼害怕引起山崩／卻不斷丟出石頭」，可以接著下一句「你翻閱歷史紀錄，輸入自己的名字」來讀。這就像網路互動，在網路上發言，想爭取點閱、爭取更大流量，可是出狀況的時候，反噬就愈大。

鴻鴻：「如果只有一道門／爲什麼要打開千百次？」因爲搜尋的結果，可能每一次都不同。

路寒袖：這也是在叩問生命。就像一天有二十四個小時，人類每天上班下班，爲什麼要這樣一直過下去？他沒有要求得到答案，而是想問，生命爲什麼會這個樣子。所以生命才會有後悔，才會想「在同一個月台／搭不同時刻的列車啓程」。

鴻鴻：寫得不夠好的最後一段，其實也是延續這個意念，當你把自己丟進水中，漣漪擴散，居然有「別的宇宙在接收」。這也是滿恐怖的：當你把你的搜尋或疑問釋放，可能有人，或是AI，正在接收你所釋放的東西。

三票作品

〈躲好了沒〉

羅任玲：這首題材較普通，但正因是日常家庭題材，要寫好是不太容易的，詩中出現「如貓踏

步」、「靜謐宇宙」等，試圖營造輕盈溫暖的氛圍，是我讀親子詩當中比較少見的，也頗為成功。讀它有點像看一部清新溫暖的小品電影，從頭到尾沒有失焦。不過，詩中有兒子跟女兒，但最後一節出現兩次「妳們」，應該用「你們」，是個錯字。

鴻鴻：可能因為我身為父親，讀這首很有感覺，作者寫父親的心情，從生活中看到一種永恆性或宇宙性，尤其第三節「一個恆星般閃爍的心跳」，也許有點誇張，但的確小孩的心跳就是一個永恆的光的來源；環抱孩子「如雙星一樣迴旋」也非常感人。有些小趣味寫得很好，比如「午睡時不要相信夢裡的廁所」。當然也因有點平鋪直敘，雖然情感掌握貼切，但整體稍嫌鬆散。

路寒袖：優點是很生活化，把生活細節寫實交代。跟小孩玩躲貓貓，游泳，去圖書館讀書，整首詩充滿為人父的喜悅感，讀起來像現代版〈負荷〉。缺點就是鬆散，但穿插孩子的對白，「弟弟說躲好了——」很鮮活。

李進文：讀這首詩，就像投手投出一個很甜的球，打擊者一下就打中了。但是，這題材有需要寫到五十行嗎？因此才會有鬆散的問題。它是一首好詩，也是文學獎「常備良藥」，但我仍期待在這樣的場域，在已舉辦二十屆的林榮三文學獎，可以讀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

零雨：〈一顆八號球在洞口午睡〉層次較豐富，這首的亮點就僅是三句引號裡小孩的說話，整體稍嫌平淡。

〈昨夜——記確診癌症前一日〉

羅任玲：此詩跟〈躲好了沒〉一樣，聚焦日常，同樣語言乾淨，內在邏輯良好，看似沒有炫目詞句與多餘裝飾，但非常深刻，細膩，動人。「用社群軟體打開你的黑暗，照出邊界。」貼切寫出現代人處境。而作者刻意用「你」當敘述者，拉開距離，既能旁觀者般觀看自己，又能讓讀者覺得就是在指涉自己。結尾收束得滿輕的，沖淡了確診癌症的重。

李進文：不論情節真實或虛構，都可以接收到他的真誠，全詩用很自然的文字表達，確診前一天也是尋常日子，寫出一種不經意的糾結，不知道是否罹癌的徬徨不安，但因筆法疏離，不會顯得過於恐懼悲傷，而是淡淡的平靜與幽微的懸念。作者寫出一種浮動的情緒，不濫情，卻能牽引你讀下去。就抒情詩來說，這很不容易。

路寒袖：全詩非常生活化，鏡頭一開始就很動人，把罹癌心情寫得哀而不傷，淡而有味，能用這麼清淡的筆把很細緻的心境描摹得這麼深刻，技巧上是非常高超的，有幾句非常動人：「你無來由地想起一些人／沒有變得更好卻活了下來／另一些人爲了要變好而死去」，這是很真實的人生。而人生都會有陰影，會發霉，所以結尾寫「夢裡有健康的身體，和少少的霉」，這些霉點沾附在生活上，但他也還是以稀鬆平常的心情去面对。

鴻鴻：這首詩最好的就是題目，以及結尾。除此之外，中間其實怎麼寫都可以。因為無論怎麼寫，都可以對比出這種平淡無知的生活，跟後面災難的降臨。除了剛剛提到那幾句，第一節「把身體抽屜一樣放進一個人的餐桌」也寫得很不錯。但整首詩較缺乏亮點，中間有些句子如：「善惡的含混

／正用身體矛盾著」，或「睡前讀沙特、卡繆／開著床頭燈整晚／只爲了不被拆穿」，或「報告出來的前一天晚上／你爲自己輕視。」似乎有點不合文法？讀起來略有疙瘩。

零雨：語言不錯，有生活氣息，不經意，淡淡的平靜，但有點太長了，似乎若只保留一段、兩段，效果也是一樣的。

路寒袖：其實作者是有意識有技巧地安排，他也擔心，好像要寫多長都可以，所以他設定「三十歲之前」，中間的一些描寫就有了必要性。

羅任玲：「開著床頭燈整晚／只爲了不被拆穿」，是因爲亮著燈就不會一個人害怕黑暗，接受恐懼。「你爲自己輕視」則是假裝輕視「明天要出來的報告」，好讓自己順利進入睡眠。

四票作品

〈按鍵〉

路寒袖：此篇題材吸引我，因爲寫的是AI，但表現上略感失望，因爲想表達的東西都混雜一起，儘管他說「我的詞彙無多」。形式上如果想突顯新科技的話，爲什麼不分段呢？分段後，或許表達會更明朗。

零雨：「我的詞彙無多」可能是反諷寫法，我反而覺得不需分段，透過不斷出現的「按我」，已有非常強的節奏。整首詩描繪出科技時代的宏偉藍圖，完全建立在爽利自信的「按我」二字之上，並

包含令人不敢置信的憂慮。儘管充滿反諷跟憂慮，卻僅是隱隱的，沒有說穿，表現相當好，包山包海又能一氣呵成。

羅任玲：用字簡潔明快，語言乾淨，非常好的音樂性，朗讀這首詩時彷彿看到一顆按鍵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又唱又跳，是少數讀起來快樂的詩，雖然作者明明寫到一些邪惡或悲傷的事，但以輕快幽默甚至反諷的方式來寫，很好地沖淡了沉重感，能夠寫到這樣很不容易。從頭到尾一氣呵成，又廣又深入地反應串連了現代世界的樣貌，看似人操控按鍵，但根本是按鍵操控了人。有本書叫《重新丈量世界》，是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知識論，這首就是現代詩版的《重新丈量世界》。

鴻鴻：非常當代的一首詩，作者有寫出那種恐怖，比如「我已完善所有社區還有產區」。現在如果電腦當機，可能整個國家的捷運高鐵都癱瘓，發生戰爭也無法反應，它提醒了那種恐怖。

李進文：這首詩有閱讀趣味，題材特別，用亂針刺繡的方式，不斷行地寫完，而「按鍵」就是一根針，好像一生之中，你的存在或不存在，都需要一個按鍵確認。「按鍵」同時也是人際關係或萬物相連的隱喻，作者把「按鍵」拉到比大數據或AI更高的位階，彷彿神的存在，是「按鍵」在操控著人類或宇宙的運行。一如歐威爾筆下的老大哥，科技時代幕後的黑手，就是「按鍵」。整首詩的節奏感，還來自透過標點符號把句子切碎，讀起來很有動感。

〈盆地的林相〉

路寒袖：作者寫他在陽台重塑家園的心情，很飽滿、動人，但中間插入祖父在日治時代當少年工

的一大段故事，有較多累贅描述，比如第四節寫「跑道上排滿竹製的贗品機」，應就不必再寫「大小足以讓空中的敵機瞄準」，把詩整個打亂，技巧上不夠成功。但我給它的分數還是滿高的。

零雨：作者想寫不同世代的掙扎，寫人、動物、植物，最後都歸於塵土，用比較大的角度來思考盆地的林相，也寫出地理與歷史。最後一段更是點出「出生入死之地，沒有神」。整個表現，邏輯，思考都很清楚，寫得相當好。

羅任玲：整首詩從「血桐」開始寫，就是在象徵戰爭殘酷，事實上他筆下所有生態，都是在映襯人類戰爭殘酷，讀來驚心動魄。最後結尾非常好，用一隻螞蟥暗示人類也是一捏就死的處境。我比較遲疑的是作者的斷行斷句，可以理解詩被朗誦時需要停頓，但「而」應不用單獨一行；或像「假如葉的記憶即是，種子的前世」，逗號應可以移到「即是」前面？除去這些小瑕疵，作者能用冷靜筆法寫戰爭，不管是題材或思想深度，與其他首相較，都是夠分量的。

鴻鴻：優點大家都講了。我讀的時候只有一個疑慮：這個敘述者，他遭遇了什麼，讓他自己跟祖父的遭遇並比？比如「我迷路的城市，我身上的血」這句，「我身上的血」怎麼來的？兩者可以相提並論嗎？當然最後螞蟥的出現，讓我們知道，無論「我」或「祖父」都跟螞蟥一樣，是渺小的存在但奮力活著，稍微有把說法圓過來。

李進文：整首詩有許多隱形對照：植物與人，他與祖父與螞蟥，颱風與太平洋戰爭，現在的陽台與二戰的戰場，對照形成張力，儘管文字本身有點鬆散，但因為有內在張力，所以還能扣緊。事件也

很清楚。因此就不僅只是寫出盆地的林相，而是生命的林相。大意象，小細節，都有兼顧，技巧圓熟，也可以當成一首幽微的反戰詩來讀。

〈丈量〉

李進文：此詩以「丈量」為題，寫得入情入理，滿有說服力，文字也很自然，但若深究詩的內涵，會覺得相似視角已有很多人寫過。同時，把祖靈、爺爺、父親、母親等名詞的族語用注釋表現，也過於常見。其實語言文字就是工具，我更在乎作者想表達的是什麼。比如黃岡〈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？〉，或馬翊航〈聊賴〉，沒有拘泥是否使用族語，但都能為原住民書寫帶來新的視角。

零雨：雖然這幾年原住民題材入詩較多，但這首還是寫得很好，一來很有層次，其次他寫出原住民信仰文化的變異，最重要的是情感的消失。全詩使用具體之物做映襯，爺爺那一代以手指丈量，跟信仰有關；父母那一代用皮尺，跟祭典有關；大哥那一代因為已隱隱透露出對祭典的不相信，改用三角板丈量。到了現在，哥哥的兒子則用捲尺，「拿來丈量自己的住處，友情和未來／但咻的一聲，很快就縮了回去」，他的觀察真的太細膩了。至於他自己，因為文化、傳承、情感都沒了，只能兩手空空。沒有故作悲傷，讀起來不會很冗長。「不要相信你沒有撫摸過的生活」的總結也非常好。淡淡的憂傷盡在其中。

羅任玲：不管作者是否為泰雅族，單看思想深度跟文字技巧，這都是一首好詩。文字非常簡單，但深刻有力量。幾乎沒有贅字，技巧成熟，各個層面都照顧到。一開頭寫「我的 yutas 喜歡將拇指與

中指張開」就知道他們習慣用手丈量，良好地呼應最後一句「不要相信你沒有撫摸過的生活」。寫祖父到父母，到哥哥、哥哥兒子，最後寫到自己身上，也是一種很好的「循環」。

鴻鴻：整首詩四平八穩，最好的就是「捲尺」那段。雖然最後那行寫得非常好，但是結尾那一節我反而覺得有點落入俗套，沒能岔出一條新路。整首詩很完整，也可以說是工整。

路寒袖：就像他詩句所寫，「四四方方的規矩」，這首詩也是如此工整，寫三代人從在大自然中用手丈量天地，到他自己漢人都市裡，如何徒手丈量自己的生活，把整個族群的生活特色表達出來。結構非常勻稱，另外，我相信，作者爲了表示他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，所以將族語名詞摻雜其中，後面加上一排注釋，但這其實是對閱讀的干擾，因爲讀者一邊讀詩，一邊還要看注釋，整個節奏就被打亂了，這也給未來其他想寫相關題材的人做爲建議。

所有作品討論完畢。進行第二輪投票，評審決議從保留的八篇作品中，各自挑選五篇給分，最高5分，最低1分，結果如下：

〈按鍵〉 18分

（李進文 5分、零雨 5分、鴻鴻 3分、羅任玲 5分）

〈盆地的林相〉 15分

（李進文 3 分、路寒袖 1 分、零雨 3 分、鴻鴻 4 分、羅任玲 4 分）

〈丈量〉 11 分

（路寒袖 2 分、零雨 4 分、鴻鴻 2 分、羅任玲 3 分）

〈昨夜——記確診癌症前一日〉 9 分

（李進文 2 分、路寒袖 5 分、羅任玲 2 分）

〈搜尋的結果〉 8 分

（路寒袖 3 分、鴻鴻 5 分）

〈週六晚間派對〉 6 分

（李進文 4 分、零雨 1 分、鴻鴻 1 分）

〈躲好了沒〉 5 分

（路寒袖 4 分、羅任玲 1 分）

〈一顆八號球在洞口午睡〉 3 分

（李進文 1 分、零雨 2 分）

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，〈按鍵〉獲得本屆首獎，二獎為〈盆地的林相〉，三獎為〈丈量〉；〈昨夜——記確診癌症前一日〉、〈搜尋的結果〉並列佳作。會議圓滿結束。

新詩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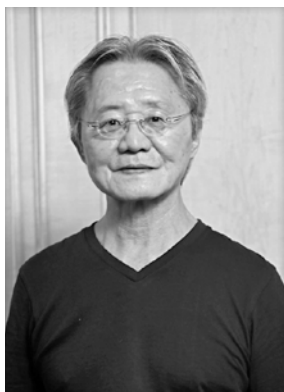
決審簡介

李進文

一九六五年生。逢甲大學統計系畢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等。著有詩集《奔蜂志》等多部，散文《微意思》等多部，童詩繪本《字然課》。

路寒袖

本名王志誠。一九五八年生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。曾獲賴和文學獎、年度詩獎等。著有詩集《在門口罰站的天使》等多部，散文《歌聲戀情》等多部，攝影詩文集《看見，靈魂的城市》等多部，繪本《聽爸爸說童年》等多部。





零雨

本名王美琴。一九五二年生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碩士。曾獲年度詩獎及年度詩人、吳濁流文學獎新詩獎、太平洋國際詩歌獎年度詩人獎。著有詩集《女兒》等多部。



鴻鴻

本名閻鴻亞。一九六四年生。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。曾獲吳三連文藝獎等。著有詩集《跳浪》等多部，另有散文、評論、劇本、小說等多種。曾創辦《衛生紙+》詩刊（2008-2016）。現主持「黑眼睛文化」出版社及「黑眼睛跨劇團」。



羅任玲

一九六三年生。台師大文學碩士，曾獲梁實秋文學獎、年度詩人獎等。著有詩集《初生的白》等多部，散文集《穿越銀夜的靈魂》等，以及評論集《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》。